

不屈少年的革命人生^①

讲述者

林兆满（1927— ），中山下陂村人，1942年4月参加革命，先后在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珠江纵队参与抗战，并曾参加解放番禺、广州、容奇等地的战斗，1950年调回中山，历任中山独立团排长、珠江地委公安处排长、中山县公安局刑侦股警长兼派出所副所长等职，1951年调入岐关公司做内部工作，后调入佛山三水公安中队任排长、三水南边劳教场任分队长，1955年8月调入三水供销社任副科长，直至1990年代离休。



林兆满

艰难抉择：哪条道路正确？

我于1927年出生，家乡是中山县。1942年，石岐学宫即现在的人民医院，驻扎有日本兵。我们每次经过必须立正，对他们恭恭敬敬鞠三个躬。遇到日本鬼子不开心，常被拳打脚踢。有一次，我经过学宫，没见到鬼子兵就没鞠躬。不料鬼子突然出现，把枪架在我脖子上，我动都不敢动。还有一次，我在学宫附近的华佗庙车站，被鬼子抓去捡军马粪便，收拾完再拉到柏山倒掉，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其他几个少年。那时我年少，时常受日本鬼子欺负，心里总是愤愤不平，萌生参加部队打鬼子的念头。

我常听老百姓说五桂山的游击队是很好的部队。有一天，我扮成打柴

^①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4月18日采访林兆满整理。采访者黄春华、梁智昌、吴炜娟；林伟桦、吴炜娟整理。采访地点中山市委大楼722室。

的少年，进入到五桂山长江石塘游击队驻扎地，踮起脚偷看部队出操。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感觉。那时就开始产生单纯而强烈的愿望——参加部队，拿起枪打鬼子。当时国民党、“大天二”、共产党都有部队，走哪条路才正确呢？我太小把握不定，跑去问我的舅舅，舅舅也没有给我明确的指引。在此之前，我的家乡有个人参加了李志海的部队^①，驻扎在大茅，日军攻击大茅时牺牲了。我就想参加这样的部队打日本。第二天，我照常到牛起湾去上学，中午放学后没有回家吃饭，独自跑到荔枝园，用棍子画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应该是我在人生中面临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终的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最后，我决定进入长江参加游击队。

第二天，我向我阿婆的“神主牌”上了三柱香（她生前很疼爱我，但我从来没有给她上过香），对着“神主牌”说：“阿婆，我要去参军了，如果没有死，我回来见你。如果死了，你就不要望我了。”三鞠躬后，我还跑去上了最后一堂课。12点钟放学后，我将书包扔在那里，直接往长江石塘出发。到了中心村，两个游击队的哨兵拦住了我，问我去何处，我回答来参加队伍。

“哼，参加队伍？你是来侦察的吧？”哨兵不信。

“不是，你不要打我（指开枪）。我不是侦察，是来参加部队，我想打日本仔，”我说。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回去吧，这么小参什么军。”

“不，如果你怀疑我，就绑了我，解到你们长官那里。”

“那就解回去，如果是侦察，到时就枪毙了他，”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就这样把我解了回去。他们的一个上级（后来我才知道是副队长）见到我，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给出同样的答案。他说：“你这么小不行，枪都不会打，不收。”我说不懂可以教我，我已经回不去了。后来，又有一个上级（队长甘生）问我：“你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做什么？”我说打日本仔，当时还不懂叫抗日。

^① 指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李志海中队，领取的是“挺三”第三支队独立四中队的番号，由李泽霖挂名中队长、游击队派人当队副，李志海为李泽霖的化名。

“为什么想要打日本仔？”

“日本仔欺负人，又要鞠躬又要帮他们收拾马屎，以后说不定人都会被他们打死，”我回答。

最终，他们同意接收我。就这样，我在1942年4月参加了革命，当时只有14岁。我先在五桂山长江桥头村集结队训练了3个月，再到孔雀队。集结队长是甘生，长江人，副队长欧汉廖。孔雀队大概有50多人，队长是卢四根，小榄人，副队长是林辉，张溪人。在集结队3个月，练习军事、打枪，调入孔雀队后编入了小鬼班。这个班有十五六人。后来我就一直在孔雀队，参加了多次战役。

被接收的当晚，我品尝了部队的第一个晚餐：一盘丝瓜汤外加一盘番薯，大家一起吃；经历了第一次作息：躺在一张龛台上，一直辗转难以入眠。大概在晚上10时，突然听到“嘟嘟嘟嘟”一阵短促的哨音——鬼子来扫荡！部队立刻组织撤退。我跟着部队一直退到崧埔的一棵大榕树下藏了起来。我想伸出头看，被战友猛压下头，触到了地上的泥沙。日本兵一路穷追不舍，追到崧埔，战斗打了半个小时左右。12时许，集结队退回到了桥头。后来，队长甘生说，我们没有伤亡，日本兵伤了2个。我革命生涯的第一晚即遭遇鬼子扫荡，经历了战斗洗礼。

部队的的生活十分艰苦。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无药医，没有工资发。吃得很差，经常是杂粮加一些冬瓜蔬菜之类，要打仗才能吃半斤米，平时很难吃上一餐饱饭。穿得很差，不管天气多冷只有一套衣服，实在脏了就洗一洗，八成干了重新穿上。没有鞋穿，发一个鞋底，外加几个布条和针线，自己缝。没有喝过一次热开水，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个个长虱子，生癞痢，起脓包，传染得很厉害。有时大家还互相以捉虱子取乐，部队处处展现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解放战争时期，生活状况才稍微好些，一个月有一斤猪肉、一斤鱼，一天有四钱松油。

我没有让家里人知道我参加游击队。我那条村的伪乡长姓王，很反动，如果知道我参加游击队，一定会抓我的家人，烧我的屋子。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枪毙了。由于我是偷跑出来参军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到了部队。我也一直没回家。1946年的一个晚上，我才去了紫马岭的表弟家了解家里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父母已经去世。

战士百战多，年龄堪“小鬼”

我参加过多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合水口与日本军打的，战况很紧张。我们一般是早上4时出操，出操时派人搜索警戒。那天天刚亮，警戒人员突然发现有一小股敌人登上我们营地正对面的那座山。部队领导立刻命令我们4个“小鬼”（我、郑卫标、李雄等）冲上山顶，抢占制高点。我们立即行动，拼了命冲上去占据了制高点。这时仅与敌人相距20来米，幸亏动作快，慢一分钟整个部队就可能遭遇不测。有五、六十个日本兵已经冲了上来，我们4人齐用步枪防御。鬼子上来一次，就被我们打退一次。突然间，听到“蹦”的一声，鬼子分兵爬上右侧的灯笼坑山向我们的队伍扔炸弹，一共扔了3个炮弹，都没有炸到我们。我们打了两匣子弹，一匣是20响。到第三个时，机枪不行了，我们4个先顶住，让机枪手和大部队撤退后，才退了下来。

敌人登上山顶后，盲目搜索了一番，没有发现我们，后来才见到我们4人已经撤到了山脚。鬼子长官气得猛跺脚，指手划脚骂下属。大概是因为看到4人就顶住了他们的进攻的缘故。这场战斗持续了大半个小时，日本鬼子被我们打伤了几个，但没有人员死亡。

转战东江，为民除害

1945年4月^①的一天，根据上级的部署，我们撤往东江宝安县。清晨4点左右，在崖口乘坐5艘渔民的帆船出发，我在最后一艘。这种船把帆扯起来，用绳子掌握方



珠江纵队挺进各地路线示意图

^① 此处讲述者记忆有误。珠江纵队战略转移东江，第一批出发已是当年5月。

向，依靠风力行驶，没有机械动力，也不能靠人工划动。

部队一出珠江口，前头的珠江纵队海上游击队^①的一艘船就与日本兵交上火。“太天二”也有参与，他们用的都是“电扒”。那次交火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当我们的船赶到时，日本兵已经被打退，我们没有跟日本兵交上手。部队继续前进，经过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8点顺利到达宝安县黄田，并在此上岸。直到当天下午4点部队才吃饭，饭后行军到宝安玉立村，在那住了两晚，然后继续行军，到达燕川，驻扎了下来。

部队在宝安打了沙井、新桥、黄松岗等几场战斗。打沙井时，敌人是一支叫陈培的伪军。他们人多武器好，还有海上交通和作战工具：电扒。敌人的炮楼有3个，圆形实心，用枪打不进，用炸药爆破不了。他们把守的村里有许多巷子，用蚝壳砌的墙。屋顶与屋顶之间搭了桥，很整齐，从屋顶可以从村头过到村尾。屋子是连着的，从一间屋可以到另一间屋。但是上炮楼一定要用梯子。这种怪异的建筑，造成敌人易守我方难攻。我们的部队在村子里如果走错巷子就很危险，敌人可以从炮楼或屋顶往下扫射。

沙井战斗开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荔枝园住了几天，研究作战和训练。在当地找到一门迫击炮，但没有炮弹，部队就派人回崖口挖来了以前埋藏起来的5颗迫击炮炮弹。但由于埋在地下时间太长，炮弹受潮，打不着。在当地还找到了一条清朝留下来的炮，这支炮很重，炮弹像篮球一般大。请了当地一个炮手，是个抽大烟的，只有他懂得打这种炮。战斗开始后，这支土炮被六七十个村民帮忙抬上村子正对着的山上，打了第一发炮弹，打断了村里一个祠堂的柱子。但由于后助力太大，土炮滚下了山，请村民帮忙才又重新抬上山顶。一共打了3发，中了1发。后来我们通过用箭涂上易燃品后，射到炮楼顶，引燃其中一个炮楼的顶棚。乘着烟火占据敌人用沙包筑成的防御带，摸上屋顶，逐步解决敌人。

经过3天3夜的激烈战斗，我们最终把陈培伪军打跑了。没有抓到陈培，俘虏了一部分士兵，其余的出海乘“电扒”逃跑了。当时东江纵队大部分人已经北上，留下很少一部分参与我们。多数是民兵。之前他们打过两三次仗，但没有攻下来。战斗结束后，我们帮村民拿回了50多头耕牛，

^① 代号“海鹰队”。

村民杀猪杀牛慰问我们。

沙井战斗结束后，开始攻打新桥。新桥驻有日本兵，最终我们把他们打退了。接着攻打黄松岗。黄松岗后面有一座山，山上有两个日本兵把守。部队让我和李雄两个“小鬼”上山摸哨，伺机解决这两个哨兵。大部队跟在我们后面，慢慢上山再进村。但我们在上山时踩到一块石头，被把守的鬼子发现了。他们一边打我们，一边向山下的村子大声叫喊报告。驻守村子里的日本兵听到报告后立即行动，陆续涌上山来。我们的大部队此时正在半山，见到形势有变，盲目冲上去会造成伤亡，就有序撤退下来。当撤退到山脚的禾田时，禾田的泥很深，到了膝盖一般高，脚踩进去很难拔出来，所以撤退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日本兵上到山顶从上往下扫射，致使我们牺牲了5名同志。打退日本仔后，大队长张民友（即罗章有）见到我们几个“小鬼队”太小，让我们先撤退，留下年纪稍大的同志负责收拾烈士遗体。

黄松岗战斗结束后，我们回玉立整队。我们有十几名战士分三路撤回五桂山，当时五桂山已经没有武装。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我们的队伍化整为零，将重武器藏在夹墙里面，用手枪活动，蓄积力量，等待革命时机。

【延伸阅读】

珠纵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

1945年2月下旬，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珠江纵队主力一部挺进西江，参与创建五岭根据地。3月初，珠江纵队领导林锵云、梁嘉、谢斌、周伯明在五桂山区召开会议，决定纵队领导机关、第二支队大部、独立第三大队一部，由梁嘉、谢斌、刘向东率领挺进西江；林锵云、周伯明率领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一部和独立第三大队大部在珠江敌后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在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珠纵第一支队领导群众坚持抗日，抵御住日、

伪、顽多次清乡和扫荡。同时，由于部队日夜转战、风餐露宿，难以接近村庄和群众，给养十分困难，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在打破日、伪、顽“五九扫荡”后，周伯明、欧初带领西线部队200多人转移到丫髻山金花山村。梁奇达也从大布转移至此。周、欧、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恶劣的现状，为保持革命火种，决定暂时避开敌人锋芒，将部队分批秘密转移至东江抗日根据地休整，伺机返回中山继续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至此，拉开珠纵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的序幕。

5月下旬，周伯明、欧初、梁奇达率领珠纵司令部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支队民族队、爆破排、通信班等共200多人，从金花山翻过丫髻山、五桂山到达崖口附近滩头，分乘海鹰队机帆船横渡伶仃洋，22日转移至宝安县黄田休整。23日，欧初等7人乘船秘密返回中山，与罗章有、杨子江等继续组织部队反“扫荡”和转移东江。

6月中旬，冯开平率领第一支队民权队40多人，第二批乘海鹰队船只转移到达宝安燕川。

7月19日，罗章有率领第一支队民生队、猛虎中队共60余人，第三批转移至东江，与民族队、民权队会合。

8月28日，欧初、杨子江率第一支队民生队、孔雀队、雪花队及粮站、税站、情报站、医疗站等共200多人，第四批转移东江，于31日到达宝安，与第三批转移人员会合。杨子江旋即返回中山。

9月间，一支队马成队、杜广中队共100多人，第五批转移。部队乘船出发途中，在淇澳岛附近海面遭遇顽军黄祺仔拦截，被迫退回唐家。稍后，部分人员经澳门、香港转移至宝安。

与此同时，地方组织也作出决定，暴露的党员和民主政权工作人员分批撤离，方仁牧、郑康明、郑秀等地方负责人撤至东江。

10月8日，杨子江、阮洪川在中山组织交接工作完毕后，即率领部分连排干部和战士，以及县、区两级民主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共30多人转移。这支队伍在一支队驻澳办事处协助下，取道澳门、香港到达宝安县南头。

至此，珠纵第一支队战略转移东江的任务胜利完成。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